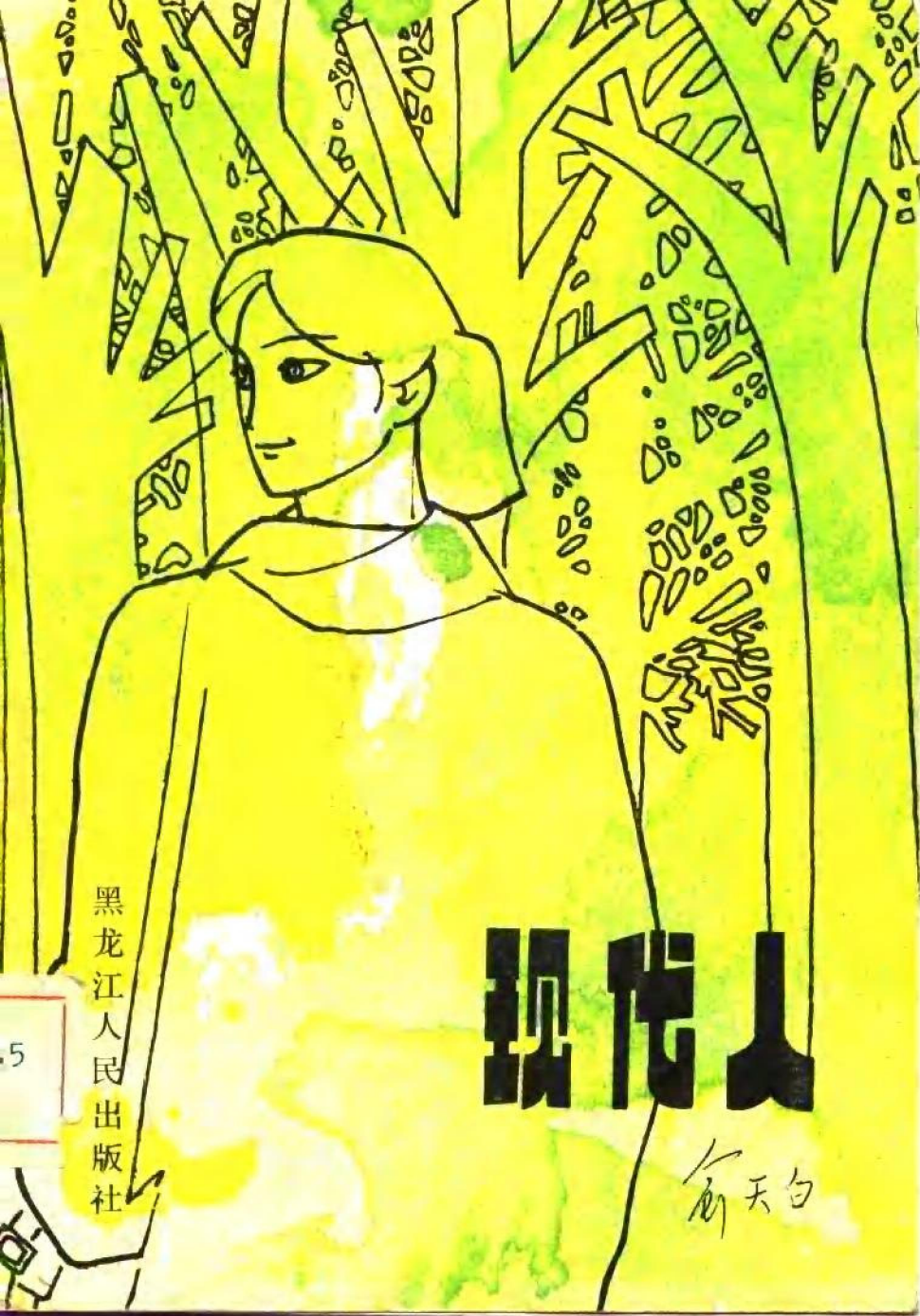




现代人

俞天白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5

责任编辑：郭召庆

封面、插图：盛姗姗 徐文华

现 代 人

俞天白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0 6/16·插页3·字数210,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

统一书号：10093·490

定价：0.95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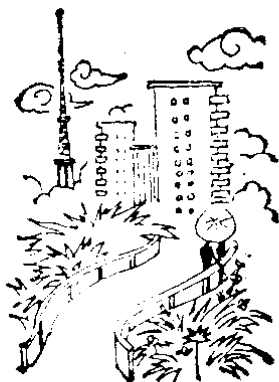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新安江

目 录

现 代 人.....	(1)
——一九七六年风云	
融 雪 天.....	(175)
——一九七九年纪事	
后 记.....	(325)

· 现 代 人 ·

——一九七六年风云



夏 的 炎 热

1

五月，繁花满枝，春意喧闹的季节。太阳把母亲般的温暖赐给万物，大地以诱惑的湿润催促着生命；柔风悄悄地传送着爱情……谁只要看一眼这碧波春草，呼吸几口暖香脉脉的空气，便会象鲜花展瓣吐蕊似地打开心灵的大门。

在离外滩不远的一条静僻马路口，手拎着一篓苹果、一盒点心的张向晖，便是呼吸着这样的空气，跨进五月的头一天，等待着夜晚的降临。对生于盛世的这个小伙子来说，这些年散漫惯了，五一节已不是特别能使他醉心向往的节日了。只有今天，一九七五年的五一节，却伴随着甜蜜的幸福，向他闯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今晚要去他未来的岳母家。头一次登门见面呀，不能说不是一件大事。他把这事看得如此之隆重，以致他手里拎的那篓特级红蕉苹果和装在精巧盒子里的蛋糕，就费了他很大一番心思。早几天前，他就决定：送的礼品一定要有气派。第一次上门绝不要给未来的岳母、姨姐和连襟们以寒伦、吝啬的印象，要给选中自己的姑娘增

添骄矜。他今天理好发，换好衣裤，充满了幸福和自信，急急忙忙闯进了一家参茸商店。他敲着发了毛的玻璃柜台面，要营业员马上给他选两样滋补品，要适合六七十岁老太太服用的。当营业员走过来接待他时，他冷丁意识到：幼稚，可笑的幼稚！既然自己女朋友石军的大姐夫是位老干部，而且是自己所属的电子仪表工业局的党委书记，见到这种挥金如土的豪华气派，会怎么评价呢？“一个十足的少爷！”豪华的气派，大方的出手，固然会满足初恋少女的虚荣，讨得她的欢心，但也要看看对象和场合。几天前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些？真是不可原谅的粗心！于是，他的脸涨红了，车转瘦长、匀称的身子就走，惹得那位营业员在他背后发出几声斥责。他去过了食品店、南货店、水果店……摆在他面前可作礼品的东西是那么多，却越叫他拿不定主意了。他在考虑每一件礼品时，都先想到那位当大姐夫的老干部会怎样评价，尽管他从没见过石军的大姐夫。对于老干部这个概念，他本来是很清晰的。读初中的时候，学校请了一位曾经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来做革命传统报告，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然而，近几年，活在他脑中的这个老红军形象，却给弄得混乱不堪：那给艰苦生活弄成黑黝黝的瘦弱样子，那给峥嵘岁月染白了的头发，总要同挨批斗的“走资派”或一个善良却很糊涂的老伯伯的神态，纠缠得难解难分……如今，就是因为是自己所爱的石军的大姐夫，老干部的形象才不致于那么糟糕。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臆想，选定了他自认为朴素、大方的礼品。买好以后，他按照和石军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恭候在这棵粗大的法国梧桐树下了。

他看看手表，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仰起头来望望，大厦的屋顶上呈现了一片落日光，身上明显地感到了来自黄浦江上的料峭春寒。来往的人们注视他手里礼品的神色，使他感到一种窘迫。他后悔：不该在这里等她。他拔起脚就想直接闯她的家里去。走了十步，他又停住了，然后不安地在梧桐树下来回走动……

遇事优柔寡断，忽而又果断得近乎鲁莽和幼稚，就是这位前进电子元件厂新提拔的政宣组组长的为人。他本来不是这样的。读初中时，他很用功，成绩优异。毕业前夕，最欣赏他的文学才能的语文教师，建议他考高中，将来进大学中文系深造。他很乐意。在填写志愿的前夜，他忽然犹豫了：很多任课老师都是建议学生从事自己所爱的专业的。这是关系自己前途的大事，还要多方面考虑。结果，在填写报名表的前一刻，他决定报考中等电子技校，而且被录取了。进入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风起云涌的日子，他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遭到了无情的考验。他清楚地看到，这个弱点给自己带来了严重损失。一个初秋之夜，他和同学们踏着黄鱼车^①，去马路上散发传单，传布毛主席、周总理在首都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竟投进了炮轰市委、冲市委大厦、揪市委书记的漩涡。他们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姬群，一个品德和学业都远不如他的调皮鬼，要他丢了黄鱼车，按照他们的命令，立刻去砸开市委大厦的边门，“迂回攻占”市委档案室。他去了。刚展开“进攻”，一个意念陡地跳进他的心头：这样

① 上海人对三轮货车的俗称。

做，对吗？不，不能这样冒失和鲁莽！就在铁门开裂的响声里，他悄然离开人群，溜回了家。而且，一连几天，不敢见姬群的面。没料到这一着竟给他带来了无限的懊悔：这关键的一夜，姬群成了市工人“造反总司令”的“战友”，从此飞黄腾达，从上海市到了中央。一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遇，这位威名赫赫的姬群和他见了面。这少年得志者，竟以居高临下的口气笑话他：

“啊，你这位婆婆妈妈、干不了大事的庸人！说你临阵脱逃也不为过吧？哈哈哈……”

这阵笑声，使他的心沉下去，浑身细胞都凉透了。他萎顿了。他认定自己这一辈子算完了。幸而姬群给“九·一三”的爆炸气浪撵下了台。他的心又活了。他要总结教训，痛改自己的弱点，争取“站在时代的前列”了。他力图看准随时变化的风向，用笔杆，用最时新的理论，表现自己果敢的冲劲，无畏的闯劲。不是吗，对老一代冲呀，杀呀，斗呀，闯呀，就是当代青年的性格，时代所要求于青年们的思想风貌！果然成效不小。不到半年，他就从一个普通的元件筛选工被提升为厂政宣组长，而且很快纳新入党。批林批孔中，他成了全公司闻名的秀才。他很自负：我掌握了闯进新时代大门的钥匙！

爱情的甘露，也跟随这一帆风顺的进展，洒到了他身上。去年，公司从各厂抽调了一些青年办批林批孔学习班，培训理论骨干。他在这里结识了三零三无线电厂装配工石军。他为石军那不加修饰却分外动人的美丽所倾倒，也为她的活泼、单纯所吸引。一旦对姑娘产生了爱慕，便象只打开了锦

屏的孔雀，他惊异于自己同她交谈时，竟会那么才华横溢！他终于用无形的情丝，缠住了她的心。他们接触越来越多了。

可是，他正想跨进一步，和她手拉手地走向鲜花铺路、香草牵衣的爱情征途时，忽然发现：她有一个在她心目中能举足轻重的大姐夫，原是市委工业部的一个头头，被拘留审查五年之久，后来因为肺气肿给放出来了，至今靠边站着。对于详细情况，石军讳莫如深。不言自明：问题严重，而且还没有结论。这样的干部，能欢迎象他这样的青年人闯进家门吗？而自己，正如初升的太阳，刚上征途的战马，值得兜揽这样的社会关系吗？啊！如果任凭感情的驱使，发展下去，吃到的只能是苦果！还是赶快收场吧！但是，多美的姑娘啊！就这样滑走吗？何况她的大姐夫还有搞清问题的一天呢！……刚刚吐露的情丝，在他优柔寡断的手里飘荡着，飘荡着，几乎到了一碰就断的地步……

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他从厂革委会主任口里听到一个消息：他们电子仪表工业局新来了一位党委书记，是三八式老干部，在原市委工交部工作过的柳一争。嗨！这不是石军的大姐夫吗？一个不明不白地从拘留所里出来的老干部，怎么忽然结合了呢？张向晖一时无法理解，怔了好一会，才拍拍自己的脑袋：“早该料到，早该料到！四届人大以后，上到中央，下到地方，都在解放老干部嘛！石军大姐夫的问题，肯定有结论了，他也能正确地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自己了！”他决定朝石军大胆地跨出这一步。他思索了一晚，一切考虑得十分周密而又顺利，然后怀着赌徒的心理，给石军写了封信，约她上电影院。石军欣然来了，双眼依然那么

多情！他忽然领悟了：是的，如今是新旧交替的大变动时代，不欢迎我这样具有时代思想风貌的青年，就算不上是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就不配恢复工作！如今，是新老两代携手前进的时候；而我们青年人，是当之无愧的主体！……

你看你看，这个年轻人，手拎着一篓苹果，一盒点心，满身披着玫瑰色的夕阳，脚步踌躇满志，谁能说，天不是他们的天，地不是他们的地呢？

可是，他突然又焦急起来，甚至有些沮丧了。超过二十分钟了，还不见石军来，是不是这位老干部成见深、脾气倔，根本不欢迎我上门呢？

完全有可能！他今天最害怕的便是这一着……

他的脚步，不由得朝石军家的方向跨去，慢慢的，疑虑重重的。两旁的行人，向他投来的目光里，也含着明显的同情，游移在梧桐树枝头的暮色，也黑沉沉地好象铅块似的了……

这一段马路走尽了。他突然眼睛一亮，看见了石军那高挑而又丰满的身影，正带着初恋少女特有的矜持，姗姗而来。他的满腔怨怼和担心，立刻烟消云散了。

2

“四姑娘，快去接吧，别叫人家久等。”

石军的妈妈高月凤，一个六十五岁，把自己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丈夫和儿女身上的老妇人，早已催石军来迎接张向晖了。她把女儿带男朋友上门，视作一件大事。除了准备丰

盛的菜肴，请所有女儿、女婿都来聚会外，还准备下一颗热情恳切的心和一腔良好的祝愿。她对每个女儿都如此，对最小的女儿的毛脚女婿也不能有半分怠慢。这是石家的家风！

“妈妈，你急什么呀？要是他等得不耐烦，屁股一拍走掉了，那才清爽哩！”石军却有她自己的“新法则”：世界上没有姑娘追求小伙子的，所以也只有适当拖延一下约定的时间，让小伙子在马路上多待一会，多吸几口灰尘，才能显示出一个姑娘的矜持和庄重，尽管她心里很欢喜这个小伙子。

妈妈朝她“唉”了一声：这丫头太漂亮了，才说这种带刺的话！

石军确实长得很漂亮。鹅蛋脸上那一双水灵灵的眼睛，黑夜里也能闪光。听人说，美丽的姑娘是不需要修饰的。她今天的心思，就费在不给人以细心打扮过的修饰上：穿了件茜红色的西装领的两用衫，一条不肥也不瘦的毛涤纶铁灰裤子，一双丁字形皮鞋，用两条黑缎带把长短适中的头发那么随随便便地一扎，大方、朴素、健美。今天她是女主角呢，妈妈和早来的二姐、三姐都不用她到厨下帮忙。她却故意挨过了约定的时候，才跨着轻盈的脚步出门。一想到他等得焦急的神态，就觉得十分愉快。我们的石军，不是那种捉弄人的姑娘。这是对张向晖能倾心于己的甜蜜的满足。当她远远地看见张向晖拎着礼物，离开约定的地点迎着自己走来的时候，她仿佛看见幸福展开五彩的翅膀，正向她心里飞来！多么老实呀，我的绵羊！

是的，这时刻，对一个姑娘是不可多得的，尤其是石家的女儿。这也是石家的家规：不许姑娘草草率率地带小伙子

进门。高月凤曾经说过：今天这个小伙子来，明天又换成另一个，叫街坊邻居怎么说？只会让人说没有家教，女儿才这样轻浮！同事就是同事，为了工作，你大大方方上门来好了，我们欢迎。可要是象蜜蜂那般，闻到花香就往我们门里飞的话，对不起，请你另找人家。这或许是早年居孀，守着四个女儿度日的母亲的本能。可是谁能责怪她呢？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都这么办了，不都生活得很好吗？如今轮到石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石军模模糊糊地想起过这条规矩，心里也模模糊糊地非议过。理由很简单：时代不同了，妈妈头脑里的封建残余该破一破了。

她的大姐叫石如梅，二姐叫石如菊，三姐叫石如宝，只有她，原来叫石如玉，却在破四旧的“红八月”改成石军了。既然名字已不再按那套老调排行了，难道婚事还能照抄老谱吗？然而，她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做。一是在张向晖之前，虽然有不少小伙子追求她，但从没有谁促使她下决心随便带进门来；二是凭着少女在这种事情上的那点勇气，还冲不出妈妈给她织成的感情上的网络。所以她同张向晖交往并向纵深发展的日子里，在没有摊开来征求母亲、姐姐的意见之前，一直没有让他在家门口露过脸。好了，今天已经被妈妈接受，姐姐们允许，可以隆重地接待张向晖了。虽然还有点相亲的味道，只有六七成把握，但凭她对张向晖的评价，她心里却有股幸福之泉在喷涌呢！

他俩碰头了。

“唷！还提着大包小篓！这同你常讲的时代的思想风貌相称吗？不怕说你复旧吗？”

张向晖微微一怔：啊，人家是这么看。但望一望她说话的神态，便释然了。她分明是满意的，使他想起托儿所的阿姨，对孩子做了一个懂事的动作的赞许。便笑道：

“为了我心爱的姑娘，我情愿违反意愿拾起陈规陋习，也甘心情愿背上任何罪名，做出任何牺牲。……”

一股甜蜜的春风灌进了姑娘的肺腑。她用雪白如贝的细小门齿，咬住红红的下唇，抑制住出自内心的欢笑，多情地望了他一眼：

“废话！”

张向晖关心的，是在她家庭中举足轻重、对自己前程影响最大的大姐夫柳一争。就把话往这上头引：

“为了你，我倒想起另外一句俗话：‘入国问禁，入乡问俗’。请你指点一下：踏进你家门槛，在你那许多姐夫、姐姐面前，我的言论和行动，该作哪些检点？”

石军被他这种故作姿态的外交辞令，逗得扑嗤一声笑了。毫不思索地回答说：

“你就照你平时的表现，表现一番吧！何必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起来呢？”

石军这几句随口而出的俏皮话，倒迫使张向晖直捷地提了个半开玩笑的问题：

“听说，你那几位姐夫都是不凡的人物，各有各的思想和性格——这一刻，都来了吧？”

石军笑得更欢畅了，调皮地说：

“都是些过时的人物，哪有你这时代骄子这样不凡？他们的思想性格，哪能比你这种时代思想风貌更讨人欢喜呢？！多

一点自信，来一番充分的表现吧！”

石军这几句卖弄自己巧嘴的戏谑，句句落在张向晖的心坎上，痒痒的，甜甜的。他暗暗地说：不错，我们是时代潮流的产儿，我完全能使几位姐姐、姐夫看到了一代新人而折服，我完全能成为她妈妈最欢喜的女婿……他一时高兴，想拧她的胳膊。她却早有警惕似地一闪身，绕到了他的另一侧，伸出装配工灵巧的手，接过他手里的那盒点心。用她那双脉脉含情的大眼，悄悄地打量他的衣着，带着几分少女的羞怯，暗想：

“看到他，妈妈会欢喜吗？大姐夫会怎么说？……最叫人担心的，是那个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二姐，她，不知又会在她身上挑出什么毛病来哩！……”

3

张向晖踏着暮色，由石军陪着，走进了离海关大钟不很远的一条弄堂里，在邻居们带着品评的目光注视下，跨进了一幢新式石库门房子。生平第一次经历这场面，心儿不禁怦怦乱跳了。

正待往楼梯口走，石军轻轻拉住张向晖，指着厨房间里正在油锅边煎鱼的中年女人，要他“喊二姐”。

张向晖定神一看，暗淡的灯光，勾划出那女人苗条的身材，考究的衣着，细心修饰过的发式。心想：这便是四姐妹中，在生活上最欢喜挑挑剔剔的二姐石如菊了。她是东华医院小儿科医生，新闻记者仓茫的爱人。他浑身拘谨起来，就

如骤然给粘上一层胶布，轻轻地喊了声：“二姐。”

石如菊抬起头。这位生过两个孩子的妈妈，还带着少女的风韵，用同石军一样大而有神的双眼，朝他上下一打量，文静地嫣然一笑，就请他上楼去坐。

张向晖猛然觉得，石军二姐的这一眼，几乎把他通体的毛孔都挑剔了一遍；那一笑，也包容着一大番品评他、指摘他的语言。这位在政治道路上自诩已掌握了时代钥匙的青年，在生活道路上，毕竟还没有多少经验。石军尽管已经叫他拿出“自信”来，然而，此刻仍按捺不住那颗心的狂跳！他竭力告诫自己：

“关键的人物，不是二姐，是大姐夫，是局党委书记柳一争！……”

上了楼，进了房门，他准备着和自己的顶头上司见面。但房间里却空无一人。他正惶惑，从房间西侧窗口外的晒台上，忽地又出现了一个三十刚出头的女人，面容和石军相仿，只是苍老了一些，也更朴素，一副秀琅架的近视眼镜，架在红润的脸盘上，高卷袖管，右手拿把钢丝钳，左手拎了架三轮童车，笑嘻嘻地主动朝向窗内打招呼，仿佛他们早已见过面：

“哦，是小张吗？请坐，请坐！”

用不到身边石军的介绍，便可知这是她的三姐石如宝了。她心地善良，待人处世随和通达，是气象局的技术干部。张向晖照石军的指点，喊了声“三姐”时，石如宝却低下头，轻轻地喊道：

“喂！起来起来，客人来啦！”